



宋槧太平御覽

:



41 1/2  
403  
66





13  
403  
66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五

人事部五十六

孝女

史記曰淳于緹縈者齊人也父淳于意為太倉令生女五人縈最小父犯罪當刑乃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縈自傷涕泣隨父至長安詣北闕上書曰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為官奴以贖父之刑使得自新漢文帝憐悲其意原其父罪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罪于公以為此婦養姑以孝聞必不煞也太守不聽于公



新嘉坡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所購以贈  
田中



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煞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當在是乎於是太守煞牛自祭婦冢天立大雨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眊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晉書曰衛瓘及禍太保主簿劉瑤等冒難收瓘而葬之楚王偉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君名謚未列無異凡人每怪王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瑤等執黃幡擗登聞鼓上言

南史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

無所知父篤癰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飲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歸長女自傷斃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

又曰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

唐書曰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遂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又曰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暉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



父母微有疾卽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弥甚適延壽公子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卽號踴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又曰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爲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沒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又廬於墓側陪其祖母及父母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沒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碩

又曰孝女賈氏濮州鄆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立

墓所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強仁成童思共報復乃候玄基煞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強仁自列於縣有司斷以極刑賈氏詣闕自陳已爲請代強仁死高宗哀之特制賈氏及強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又曰汴州李氏孝女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泣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李昶列上其狀制特表其閭賜以粟帛顏氏家訓曰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淚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脈云女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宣州圖經曰宛陵管氏女名瑤年十七與母同寢母為虎所負去瑤哀叫隨之因齧虎耳墮方捨其母瑤即負母歸家氣絕武帝表其門以旌孝行

王韶之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囑託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奉為務十餘年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姑女告青害殺縣收拷捶遂以誣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者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宋躬孝子傳曰賈恩會稽諸暨人也母殯在亡為灾火所燒恩及妻伯號哭赴火火不及去鄰近救助棺器得免恩伯二人髮膚焦烈須臾俱死元嘉四年榜門曰孝蠲役三

世曰新泉縣年賦漆賦其父之收漆者知縣民安為同課師覺授孝子傳曰北宮氏女嬰兒子者齊人也無兄弟而父母老遂撤其環瑱誓不適人以奉養父母國人聞之莫不相率以孝請女為趙王后齊使候問使者曰北宮氏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此助王率民出於孝者也齊王聞之表其門以顯異焉

異苑曰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豐因獲免香以誠孝致感猛獸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列女傳曰陳寡孝婦者陳之寡婦人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從戎屬孝婦曰我有老母吾不還汝肯善視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婦養姑不衰父母將嫁之孝婦曰受



人之託豈可棄哉因欲自殺父母懼不敢嫁之養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列女後傳曰珠崖二義者珠崖崔令之後妻及前妻女也女名初生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係臂及令死當送喪還法內珠於奩入關者死繼母棄之其子男九歲取之置其母鐘奩中皆不知也及關候搜索得珠奩中吏曰誰當坐者初謂是其繼母取之乃白曰君不幸夫解係臂棄之初心惜之取置夫人鐘奩中夫人不知也母亦爲然憐之乃曰此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之心不忍棄而置鐘奩中妾當坐因此哭哀動傍人關吏執筆書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涕終日不能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可坐之不忍加文後訪訊乃九歲男兒內焉又曰酒泉龐孝婦者趙君安之女也名俄親君安爲同縣

李壽所殺而娥親兄弟三人一時病亡壽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親聞之陰思欲以報壽備兵以伺壽十數年於縣門前所殺壽訖詣縣自首守長義之解印綬去欲縱娥親娥親曰讎怨賽身妾之分內治獄制罪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太常張奐聞嘉之禮以束帛

又曰潁川公孫何者公孫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何與母俱亡母先見得仇人甚悅爭欲取心何便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垂沒之人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弦歌爲巫五月五日於縣泝江濤迎婆娑神溺不得屍骸娥年十四歲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縣長改葬



娥於道傍為立碑焉

益部耆舊傳曰孝女雄者健為人父江和為縣功曹縣長遣江和拜檄謁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屍喪不歸雄號泣晝夜心不圖存所生男二人並數歲乃各為作囊盛珠環以係兒臂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部縣長表言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續述征記曰梁鄒城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

鄒西注濟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室內事具水部

晏子春秋曰景公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過而犯之者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其子女往晏子之家說曰賤妾請有道於相國妾聞明君不為禽獸

傷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妾恐害明君之義晏子明

日早朝而復於君公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紀聞曰吳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治孝女李娥廟居曾阜

之巔林木秀茂周迴十甲土人不敢樵採斫而事之日薦

蕪藻娥父吳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鑪

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萬即坐

斬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千萬娥年十五痛

傷之因火烈遂自投于鑪中赫燄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

於鑪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

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

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治銅鐵必先為娥立祠享

而所福

歙州圖經曰章項歙縣合陽鄉人也妻程氏與二女入山



採葉程爲暴虎銜齧去二女寃叫挽其衣裙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戶稅改鄉爲孝女

宣室志曰鄭郡耕民也天寶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實可愈其妻楊氏曰此非時之物須勞苦以求之翼上天哀憫而賜子其備耕待疾吾欲徧於邑里訪之庶比於解叔謙丁公藤之感也乃至鄰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穢中見一杏實悲喜再拜取之絜滌而歸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憫其事遺此一實姑喜食之疾漸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風甚動其屋廬殷殷然不斷若在簷宇里人驚懼遁去者不可勝計楊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穢中杏實奉姑給爲郡人所遺今天將謫妾以死從此別矣乃伸臂立於庭具訴其事詞未畢忽有聲若發其庭者雲物陰晦默不可

辨旣而楊氏覺其臂若捧千金重莫能舉人方開霽乃視之有二金龍長數尺蟠遶其左右臂龍頂上有字曰賜楊氏自是其家日豐至爲富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五  
 禮記曲禮曰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又禮運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又檀弓上曰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  
 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  
 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春秋左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也  
 毛詩魏葛屨陟岵曰陟彼崗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  
 役夙夜必借借俱  
 又鹿鳴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六

人事部五十七

友悌

周禮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禮記曲禮曰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又禮運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又檀弓上曰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

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

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春秋左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也

毛詩魏葛屨陟岵曰陟彼崗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

役夙夜必借借俱

又鹿鳴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



焉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思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也  
箋去承華曰萼不當作時時萼足也萼足得華之光明其  
貌韡韡然盛也與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  
顯亦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邨柏舟二子乘舟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  
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  
其景  
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而生  
於隘而殺之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  
彼何罪焉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  
也

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尚書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又曰兄弟怡怡如也

爾雅曰善兄弟為友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式脫身出獨  
 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  
 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為太子中庶子以肅  
 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恭憐弟丕小欲先就其  
 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  
 而西因留新豐教授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捕琳請自  
 縛先季死賊憐而放遣之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初穀食尚少孝得穀炊粝熟令弟  
 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



飯之積久禮心恠之疑後掩伺見之不肯食出遂共蔬食  
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祿奉以供給  
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  
奇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兄子常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  
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劔長跪  
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旣早沒一子爲嗣  
如令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雖死已往猶謂  
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  
委去

又曰李鴻字奉遜禮信仁孝友于兄弟弟育爲人所侵辱  
育後陰結客報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

爲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養刷恥門戶斷絕因分代育遂  
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北亭預作記  
乞代育通記便飲酖而死縣令省記恒然驚感矣  
司馬彪續漢書曰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  
疾覽爲刑章下州郡召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投遇  
褒出時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  
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乎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洩  
覺知國相已下密就掩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  
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投我罪我之由  
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  
書令褒坐焉融由是著名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  
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性常共卧起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  
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弟亡臨殯口中有  
癰潰膿血苗含去之  
晉中興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人含次媿樊氏老而失明  
含奉養必束帶躬親嘗省媿病困須得蚘蚘膽爲藥而求  
不能得平晝獨坐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蚘膽  
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鴻飛去得膽藥成媿病卽愈  
又曰鄧攸字伯道爲石勒參軍勒過泗水攸與鄉人河東  
陳嘏平陽馬恬共謀叛勒破車以牛馬負妻子入草中又  
遇賊掠牛馬去攸語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今當步走  
兩兒恐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子遺民婦乃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上郡王雋字玄英有幹藝之  
稱雋年七八歲隨兄密密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匱密  
留雋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雋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密  
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  
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元直易雋賊相  
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雋還密受元直而去密  
後亡雋勺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朞年而心喪六載  
又前燕錄曰有司奏中山浦陰民劉洛縣差充征弟興私  
代背軍逃歸州以本名捕斬興請郡列稱逃是興身請求  
代洛死洛又固陳己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  
疑暉曰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  
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南燕錄曰有司奏沙門僧知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



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諍死義形急難

後秦錄曰姚襄與李雄戰馬中流矢死弟萇下馬以授襄曰汝可以免萇曰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後魏書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會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

後周書曰裴寬字長寬弱冠爲州里所稱與二弟漢尼並知名親沒撫諸弟以篤友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

梁書曰張弘榮兄弟友愛不忍鬪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唐書曰張嘉貞爲并州長史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鄴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又曰東都未平梁宋間群盜連聚或至二千餘衆攻陷城邑李瀾守蘄縣力屈爲盜所執將害之瀾弟渤詣盜請代兄死瀾又請殺身留弟兄弟爭死俱爲盜所害

又曰杜佑子式方性孝友兄弟尤睦季弟從郁少多疾病式方躬自煎藥調膳水飲非經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從郁夭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友多之

又曰白居易弟行簡字知退文筆有兄風詞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



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  
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  
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後又讒之  
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  
乃去昭從後來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  
也又投水而死

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  
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欲聚況我兄弟而欲殊哉遂還相爲  
雍和矣

宋躬孝子傳曰孫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臨亡以小兒薩  
屬棘特深友愛宋大明五年上募軍伍薩求代棘及後軍  
期應死棘薩爭死妻許氏又遙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

罪小郎且大家臨終以小郎屬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兒  
死復何恨太守張岱表聞詔榜門宋世祖感其悌友乃普  
增諸弟封秩

列女傳曰會稽石師安妻者同郡呂氏之女也名軍其兄  
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  
因自經縣門縣官嘉有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道  
者吏訊之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  
我殺之暮年不決言於相相不能決言於王王曰若皆赦  
之是縱有罪若皆殺之是誅無辜其母必知子之情善惡  
聽其所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殺少子相曰小子  
人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  
相言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其子



又曰邵陽友娣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  
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  
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殺夫不義事兄  
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季兒乃告大女曰汝父殺吾兄  
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嫁矣吾去而死善視汝弟遂自經死  
海內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清高亮直讓財千萬與三弟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同時依止者  
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  
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應時飲血餘皆流  
去

汝南先賢傳曰繆彤字豫公邵陽人兄弟四人各求分異  
至有爭訟之言彤默閉戶自撻大自驚曰繆彤汝修身謹  
行將齊正風俗如何近一家之中不能使之和協耶鞭兩

髀皆瘡於是諸娣及弟叩頭自責不復分矣

張瑩漢南記曰陰慶爲銅陽侯其弟貞及丹皆爲郎慶以  
明尚書修儒術推所居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貞丹慶但  
佩印綬而已當代稱之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略舉質性恭  
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  
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江微陳留志曰李銓平丘人也少聰慧有至行銓兒前母  
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  
服勝兄卽脫不着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  
偏及長銓內匡順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爲群族所稱  
杜預汝南記曰李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衣而出  
并日而食而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是我有私財可分異獨



居人極多費無為空自窮也充請呼諸隣里室家相對前  
跪觴告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顏延之庭誥曰將責弟悌務念為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七

人事部五十八

忠勇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貝丘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  
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許欲助賊伏公而出  
關死于門中

又文公上日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  
戈以斬囚禽之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  
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  
吾與汝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  
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



也謂上不我如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又宣公下曰楚圍宋宋人告急于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也考成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又成公上曰鞞之戰齊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

父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于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又昭公二十年曰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吾將死之以周事子也周終齊氏用戈

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宗魯之肩皆殺之

國語曰晉文公誅觀駢脅之狀以伐鄭鄭復効曹觀公駢脅之狀故見伐也

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詹鄭大夫詹叔詹伯也

請往鄭伯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君何愛鄭人



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  
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使  
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  
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而疾號曰自今以往忠以事  
君者與詹同乃不殺厚爲之禮而歸之

史記曰漢之三年項王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  
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王可開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

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

左纛李裴曰纛毛羽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漢王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燒殺紀信

漢書曰莽何羅本姓馬明帝馬后恐其與江充相善及充

敗衛太子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懼及

金日磾視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

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

日甘泉一名林光臣瓚案日磾小疾卧廬何羅矯制發兵

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心動立入卧内戶下須

史何羅襲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行

逆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

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

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  
之收太守宗廣及李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  
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  
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入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  
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  
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



敢內顧宗親

又曰信都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邳彤兄弟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

又曰張步攻耿弇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

范曄後漢書曰溫序字次房太原人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等所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

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有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于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劔而死

英雄記曰王允誅董卓卓部曲將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謀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

漢雜事曰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齊孝王狐疑膠西濟北二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於天子還報曰堅守比至二國圍齊數重無從入二國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二國誅之  
魏志曰許褚從征表紹於官渡徐佗等謀爲逆以褚常侍



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佗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佗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褚覺之卽擊殺佗等太祖益親信之

又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拷問所傳語賊謂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遂汝去也終無佗辭又遣使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跡得像歸面縛繞城令整像大呼言大將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呼城中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口不使得語遂大呼令城中聞詔追賜整像爵關中侯

又曰王修字叔治北海人魏國既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徙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攻掖門修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日彼來

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修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

又曰諸葛誕爲鎮東將軍殺揚州刺史樂綝據壽春反遣司馬昭征之斬誕誕麾下五百人不降昭令曰不降皆斬衆咸曰願從諸葛公死不恨矣每斬一人諸人顏色不變時人謂之後代田橫

蜀志曰鄧艾伐蜀遣書誘諸葛瞻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散瞻長子尚與瞻俱歿

又曰先主奔荊州曹公追之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距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益得也可來共決無敢近者

又曰嚴顏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顏守巴郡劉備入蜀圍



成都璋出降備諸郡皆伏唯顏守而不屈使將張飛攻巴  
郡生擒顏呵曰汝見將軍至何得不降今逆戰乎顏曰卿  
等無狀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  
右斬之顏曰斫頭便斫何怒耶飛壯其忠節釋之  
王隱晉書曰嵇紹以天子蒙塵奔詣行在所值王旅不振  
敗績於湯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衛  
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

晉中興書曰譙王承爲湘州刺史王敦遣參軍栢罷說承  
以劉隗專寵令討之請承爲軍司馬承歎曰吾其死矣地  
荒民飢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得忠與義亦  
復何求便唱義衆府長史長沙人虞惺慷慨有志節共盟  
誓因栢罷馳檄湘川於是一州之內並皆同赴  
又曰蘇峻反栢彝爲宣城內史往赴朝廷長史裨惠等咸

以宜且按甲以謀須衆力齊集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之難而欲逡巡將何  
以云衆力雖寡義無寧處長驅往進尋王師敗績彝慷慨  
流涕皆勸僞同以紿交至之禍如其不然重兵必至彝曰  
吾受國厚恩不能死節焉能忍辱與之通問如其不濟此  
卽命也遣俞縱進軍左右以力不敵勸縱退軍縱曰吾承  
栢侯厚遇吾之不可負栢侯猶栢侯不可負國也遂力戰  
而死峻遣韓晃因進軍討彝力屈被害  
又曰易雄長沙瀏陽人爲春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承檄  
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肆暴收雄  
姑熟以檄示焉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安  
以生爲今日卽戮得爲忠鬼乃其願也  
沈約宋書曰劉胡叛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爲胡所



得率三十人救沉收之沉收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拔  
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擒以火炙之問  
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神器  
未聞奇謀遠略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  
胡乃斬之  
後魏書曰河間公元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  
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  
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微齊以身  
蔽捍幾至危殆乃賜爵浮陽侯  
又曰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朱提王悅  
懷刃入禁欲爲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掣之乃於悅  
懷中得兩匕首遂執悅殺之  
范亨燕書曰孟高字弘義長壯有雄姿慕容暉卽位左遷

衛將軍出避讎將向龍都禁備四散唯高及殿中將艾郎  
等十餘騎從行達福祿逢賊高獨力戰賊射殺之  
唐書曰劉感岐州鳳泉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  
仁果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  
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  
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  
爲賊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  
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  
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  
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腳至  
膝馳騎射殺之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圍中每戰皆登城大呼以助軍勢皆  
血流面牙齒皆咬碎城將陷巡西向拜曰臣不能全孤城



今爲賊凌逼誓願爲鬼與賊爲厲以答聖明及城陷尹子奇入城見巡問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牙齒因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將存之巡大詈之賊黨皆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五代史曰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洛涉河與數百騎欲奔鄴時晉高祖改鎮常山亦自郡詣闕夜與帝遇於獲嘉東遂俱入衛郡郵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於亭廡高祖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其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

呂氏春秋曰荆莊襄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王察

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愚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之不爲沮行無高乎此者

又曰狄人殺衛懿公癸澤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祿二音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祿表也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



君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吊門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劍呼天闕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又曰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嗟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

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來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襄陽耆舊傳曰魏伐蜀羅獻爲巴東太守得劉禪委質定問乃帥所部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已敗遂起兵西上外託援救內欲襲獻城以固其國遣盛曼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同之計獻乃會議曰今本朝傾覆吳爲同盟不恤我



難而邀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東乎今守孤城百姓未定宜一決戰以定衆心遂銜枚夜擊破曼旋軍保城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襄陽記曰劉備以習瑛爲零陵北部都尉孫權遣潘濬討瑛瑛帥數百人登山自將濬乃單將左右自到山下交語瑛謂曰我必爲漢鬼不爲吳臣矣濬攻瑛圍守月餘糧箭並竭瑛謂群下曰瑛受漢中王厚恩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爲者耶乃伏劍自殺又曰晉伐吳張悌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過迎悌悌不肯去垂泣曰仲思今是我死日且我作兒童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故今身殉社稷復何所遁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曰極知

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不可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聞而美之是歲表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遂解延圍公卽表封羽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

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爲亂乃以處爲建威將軍進軍大戰奮劔慷慨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脰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左傳隱公曰衛州吁弑桓公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又僖公上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僖公中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亡人期尋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貳二心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又宣公上曰楚子滅若敖氏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名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其人克箴尹黃從臣箴尹日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命而自拘於司敗又襄公二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徒都郢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君為恭也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又曰晉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茗丘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死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也

又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死之食則失哺上



車失軾僕曰雖往其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  
遂驅車比至公門外聞鍾鼓戰鬪之聲遂駭而死

國語曰莠之亂宣王在邵公宮國人圍之邵公乃以其子  
代宣王王長而立之

戰國策曰吳入郢楚冒勃蘇羸音糧潛行十日而薄秦朝

鶴立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於口秦王聞  
而走之冠劍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救楚退  
吳師復楚

漢書曰初吳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

甲令臣贊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非故特令

又曰匈奴求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更上問  
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  
乃詐忠

又曰王莽既篡使者即拜龔勝為講學祭酒勝曰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仰報今年老矣且暮人地豈一身事二姓下  
見故主哉勝因勅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  
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忠貞臣也是日遷常為漢中將  
軍

又曰吳漢性忠厚自從征伐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  
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完漢常獨繕櫓弓戟閱  
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戰攻  
具上常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敵國

又曰上為大司馬以王霸為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  
者數十人稍稍引去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去而子獨留



始驗疾風知到草

又曰鮑昱字文淵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惟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着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着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又曰鮑永字君長到京兆灃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西至右扶風推牛上荀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悅之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王室比隆

文王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

范曄後漢書曰來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絕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投筆抽刃而絕

魏志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英雄記曰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臧洪從表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洪由是怨表紹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表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因際會缺望非冀惜洪力弱不能爲天下推刃報仇何謂服乎紹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曰汝臧洪儔寧復汝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座

者無不歎息

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人幾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儉爲關羽都督景曜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奔世忠義晉中興書曰王敦欲誘帝以不孝於衆坐明帝罪云溫太眞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懼威必與己同嶠正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唯有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然憚其居正不敢害之又曰王敦作逆石頭城旣陷王師敗績周顛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摧敗以此負公敦憚其正辭不知所荅顛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臣忠於社稷王敦無道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



王室語未終人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士庶聚觀皆爲流涕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  
蕭子顯齋書曰王敬則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人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着青衣扶匍道路爲太祖聽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麻秋以書誘致宛成都尉宋矩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  
又曰前燉煌太守辛憑隴西人也唯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辛宴反叛爲宴所執憑勸張茂討宴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爵開內侯  
又前趙錄曰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及爲揚州刺史被

蠻賊圍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絕雞犬雀鼠靡有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肯將軍理哉衆相枕而死者五千人  
又南涼錄曰振武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亶不下熾盤招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動懷盤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爲國儲不能盡忠反而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三國典略曰齊平東雍州刺史傅伏堅守不降帝遣韋孝寬尉伏子仁寬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公宜急下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



即斬以示天下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  
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  
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乃降  
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代被任革命不  
能自死羞見天地帝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  
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  
付授上儀同也

唐書曰隋屈突通與竇琮戰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  
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  
仇讎命左右射之桑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  
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  
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  
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盡人臣

之節力屈而至此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又曰馮立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散立歎曰豈有人生  
受其恩死逃其難立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劼君弘謂  
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  
立對曰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獻歛  
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  
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  
深嘉歎之

又曰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  
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  
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  
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並出流血被地氣遂  
絕則天聞之令昇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藏以桑白皮縫



合之傳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令停推睿宗由是獲免  
新序曰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完其家召他入曰不盟是弑父母也盟之是無君臣之禮乃盟以免父母死而自殺以禮其君

又曰智伯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魯而道聞智伯死曰吾聞忠臣無餘祿吾聞智伯之死動吾心餘祿加於我至今尚存吾將往佐之遂反而死之

續說苑曰趙苞漢靈帝時爲武威守夷戎畏其果毅母及妻子自郡來遇鮮卑萬騎入塞爲其所掠苞出擊賊陳步騎二萬鮮卑恐懼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作禍今爲王臣不得顧私母曰人各有

命何得毀忠節耶立忠榮親孝莫大焉行矣勉之苞瞑目授桴虜衆破斬其帥伏屍十里母妻子皆爲賊所害苞收母殯斂奏請歸葬天子策弔封爲列侯葬訖謂鄉人曰食祿避難不忠殺母全義不孝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又曰宦者田鵬事齊至內侍中齊主走青州圖入陳出覘爲周人所獲歐問齊主所在給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逾厲四支俱絕而死

許肅別傳曰肅爲愍帝侍中左衛將軍麴武將與肅齊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沒逼愍帝送于平陽肅後冒難侍左右劉載乃以帝爲歸漢王頃之陰行鴆毒帝因食心悶欲見許侍中肅馳詣賊相見帝已不復能語肅曰不審陛下尚識臣不帝猶能執肅手流涕肅獻欵登牀帝遂殂於扶抱之中晝夜號泣哀感異類載外欲明己不害乃僞



責諸臣欲盡誅之群臣逆竄唯蕭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  
殞殮然後就戮載特聽許事訖詣載曰國亂不能匡君亡  
弗能死舉目莫非愧耻將何顏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陵  
未畢故耳微情已敘甘就刑戮賊共議之曰此晉之忠臣  
宜加甄賞載遂從議故得全免  
庾珉別傳曰珉字子琚位列侍中劉曜作亂京都傾覆珉  
時直在省謂僚佐曰吾必死此屋內既天子蒙塵珉與許  
遐等侍從曜設會使帝行酒珉至帝前乃慨然流涕曜曰  
此動人心卽時遇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九

備人事部六十一

又表仁德

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存善含忍之也

禮記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

又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又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

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

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又緇衣曰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言百姓効



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

又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又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又儒行曰溫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  
遜接者仁之能禮節者仁之貌言談者仁之文歌樂者仁  
之和分散者仁之施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又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此天  
地之仁義也

毛詩生民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尚書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

又泰誓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里仁曰里仁為美居仁者之美是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居而求善不處於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

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又顏淵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顏淵曰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又子路曰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然後天

下之民能仁也

又憲問恥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濟天下此仁為大死節仁小者也



又衛靈公曰子日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

又子日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又陽貨曰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不侮人無侮慢之言

又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見奴或見殺也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大戴禮曰君子執仁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兄弟也

尚書考靈耀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息

然高息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

焉生財用而無私為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

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

此仁者之所樂於山者也

又曰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文矣言文王仁故謂之文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稱仁

又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

可以觀度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

者有謙

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又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

者有謙

太平御覽



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送子以言

又曰高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漢書曰何武為人仁厚

後漢書曰王莽末虞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  
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溫仁多  
恕吏人愆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宣乘所得俸祿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  
自無擔石之儲前漢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嬰為擔今  
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音丁濫切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蚘蚘膽可用為藥有人餉  
愿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蚘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  
復還故處愿令人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為仁

義之心所致

又曰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弊蝨多以絲裹置之壁上  
恐蝨飢死乃復取置衣中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  
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

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  
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日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

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物忻樂其性者仁也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遺廬遺廬猶傳舍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

處古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莊子曰義人利物之謂仁



曾子曰伯夷叔齊仁者也

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孟子曰齊宣王問交隣國有道乎對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

又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而死其長矣

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

又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又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

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報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恐醉而彊酒也

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又曰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

尸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呂氏春秋曰王尹他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犖於前不直犖猶出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王尹他問

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鞞鞞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

吾恃鞞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鞞者不可吾將不食也爲是弗徙也西家高吾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



也工尹他歸荆適攻宋工尹他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其  
主賢其相仁故釋宋攻鄭  
新序曰魏文侯曰仁人者國之寶也國有仁人則羣臣不  
爭  
姚信士緯曰孟軻驅世士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  
抱朴子曰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  
符子曰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延篤仁孝論曰夫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  
本根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猶心體充實為先○曹植仁  
孝論曰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麒麟稱仁  
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逸士傳曰高鳳隣里有爭財鬪者兵刃相加鳳脫衣巾為  
叩頭曰仁義遜讓不可廢也

會稽典錄曰陳囂字子公山陰人也同縣車嫗年八十餘  
無子慕囂仁義欲求寄命囂以車嫗有財產未敢便許乃  
諮於長者長者僉曰甚宜囂遂迎嫗朝夕定省如其所親  
出家財以供饋膳嫗以壽終囂殯殮畢皆勉其奴令守嫗  
墓財物付與嫗內外宗族衣服不入殯者以置櫛中制服  
三月由是著名流稱上國矣

仁惻

周書曰文王在鄙召太子發曰吾語汝童牛不服童馬不  
馳是謂大仁

樂嘉耀稽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惻  
隱出於自然也  
禮記表記曰中心憐怛愛人之仁也

左傳文下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



既利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家語曰孔子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此高柴之行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臣謹以使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東觀漢記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將作大匠時疾疫褒巡行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又曰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

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又曰趙喜爲赤眉所迫亡走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喜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對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矣

又曰崔篆爲建新大尹班春所至之縣狴獄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罪不中乃陷民於罪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矣



謝承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黃潁川人韶爲羸長羸隣境歲饑多被寇癘耕桑其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衆韶愍其饑困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請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面以此伏罪可含笑入地也

范曄後漢書曰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械送獄遂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免濟活者千餘人

英雄記曰劉翊字子相潁川人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

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困餓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遂俱餓死

晉中興書曰劉麟之南陽人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二獨媪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若此

會稽典錄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所當平決若無繼嗣吉令其妻妾得入經營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有恩

列女傳曰雋不疑母仁而善教不疑爲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所平反平其事反母死爲生也



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子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人有四端猶有四體也莊子曰古公亶父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地古公亶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臣奚以異且吾聞之君子不以所用害所養因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歧山之下也尸子曰駙馬共爲荆使於巴見擔醜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醜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

之於江

韓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爲守將性仁愛雖在行陣未嘗殺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一  
 義上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說文曰義者己之威儀也  
 易下繫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禮記經解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尚書曰以義制事  
 左傳隱公曰君子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  
 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史記曰趙朔將下軍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景公三年屠岸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

人事部六十一

義上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說文曰義者己之威儀也  
 易下繫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禮記經解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尚書曰以義制事  
 左傳隱公曰君子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  
 論語里仁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史記曰趙朔將下軍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景公三年屠岸



賈欲誅趙氏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爲司寇將作難  
乃治靈公之賊韓厥告趙朔趨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  
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攻趙氏於  
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  
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  
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  
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  
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  
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  
後必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立孤難耳  
杵臼曰趙氏先君遇于厚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  
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  
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孰予我千金吾告其處諸將

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殺之諸將以爲趙氏  
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  
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  
皆羸姓也中行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  
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  
成公世有功德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  
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  
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  
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見趙孤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  
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非然孰敢作難微君  
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  
趙武程嬰遍拜諸將諸將遂反與趙武程嬰攻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官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帝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予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今不報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又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父兄乃降卽以魯公禮葬項王

又曰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殺立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施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

又曰樂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及漢誅彭越

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時爲越使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布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得從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爲都尉漢書曰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託身護與呂公及妻呂姬同食護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子曰呂公以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又曰衛青日衰而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得宮爵唯獨任安不去

又曰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爲事弟奇忽請於式欲分財異居式便脫身出唯取羊百頭遂入山放牧經十餘年十倍於初買田宅居焉弟奇悉破其產矣式輒復分與之續漢書曰李固被誅梁冀乃露固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哭臨陳辭於其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亮曰含陰陽氣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重豈知生命何爲以死相懼太后聞而不誅乃聽得棧斂歸葬之

又曰梁冀諷有司劾杜喬遂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哭星

行到洛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護蠅蟲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上書詣闕乞杜李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

又曰袁忠子秘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得免詔復秘等門閭號曰七賢

又曰陳蕃旣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銓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其得免

又曰史弼遷河東太守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齋書請之并求假鹽稅弼大怒乃付安邑獄拷殺之覽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



許爲家僮瞻護於彌彌遂受誣事當棄市劾與同郡人賈郡郎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免君無乃甚乎陶兵洪曰文王姜里閔散懷金史彌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議者乃息

又曰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燮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中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梁翼旣誅而灾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常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求固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又曰李膺門生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寔爲膺門徒未有

錄牒故不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後漢書曰段熲討羌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留熲軍義從者役久戀鄉悉反叛閎歸罪於熲熲坐徵輸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吏人守門訟熲詔問狀熲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之爲長者焉

又曰雷義字仲翁爲尚書郎同時郎坐事當若刑義默自表取罪論免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皆除其罪

東觀漢記曰杜林弟成物故隗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乃亡去



又曰鮑永字君良爲司隸校尉行至縣到京兆灃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西至右扶風推牛上荀諫冢上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至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

又曰肅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緣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賄人窮今奔國喪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卽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

又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疾

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資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湏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又曰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方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又曰魏譚字少聞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吏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勅獨放令主



炊養有夷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宜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常爲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卽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

又曰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徵喜使詣舞陰李氏遂降

又曰桓典字公雅舉孝廉爲郎中居無幾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又曰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

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叩頭曰今且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歸爲命願得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日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年十餘歲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饑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放之謂曰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著聞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爭死賊遂



兩釋但奪衣資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惟問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又曰劉胡字子相陳國人也張季禮嘗弔師喪大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罷曳道路胡行於汝南界中逢之素與疏闊下馬與語便推所乘牢車強牛與之供其資糧不告姓名

又曰梁國車章爲縣功曹令黃拳爲人所誣章證其無罪當下筆立辭乃以斧斫右手五指閉口死獄中

又曰會稽戴就爲郡倉曹掾太守爲州所奏見收持吏以鐵針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墮地終無撓辭

又曰張儉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殘暴百姓儉舉劾覽過絕章奏並不得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

黨儉得亡命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

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

因起撫篤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

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又曰彭修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修與太

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以身障

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

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

也

魏志曰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

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

州甚急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

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跡遣追逐得之執溫還詣超解其縛



謂曰今成敗可見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為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耶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公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名吾豈苟生者超遂殺之

又曰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署田疇為從事奉使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皆蹈東海而死豈忍從將軍者瓚壯其對不誅

又曰初濟陰王思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思直日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息之不言嗟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義士二人乎

又曰牽招字子經袁紹辟招為督軍從事紹卒又事子尚後遼東送表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觀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又曰龐涓字子冀初以涼州刺史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魏略曰脂習除大醫令與孔融親善會融被誅當時許中與融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



而死復當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大祖收晉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

蜀志曰曹公東征擒關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渥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必効力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爲其主勿追也

吳志曰陸瑁同郡徐愿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瑁書託孤瑁爲起墳收導其子養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遭石勒亂負母妻行入草遇賊失牛馬

攸語其妻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擔兩兒便當盡死不如自棄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乃從之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唯閭續詣東市號哭弔屍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

干寶晉紀曰宣王討王陵發令狐遇冢暴屍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廬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漢晉春秋曰文王誅鍾會功曹向雄收葬王召而責之雄曰昔先王掩骸埋齒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於教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忿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穎禦長沙王乂於建春門陸機敗



遁走穎誅機及弟雲夷三族機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  
惡之成都王夔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門之敗機衆  
多喪牽秀譖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構之於內使牽  
秀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  
考捶數百兩髀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陸  
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之奇  
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  
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冤承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  
死自吾分卿何爲尔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求生乎固明  
承冤玖又疾之亦并見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一



